

# “摩邻国”是马里吗？

——唐代杜环《经行记》摩邻国再考

许永璋

**【内容提要】**唐代杜环在《经行记》中所记载的摩邻国，究竟是非洲的什么地方？学者们众说纷纭。笔者曾对诸说作过考辨。本文对新近提出的“马里说”，从地理范围，自然条件，居民生活状况，民族、宗教和习俗以及国名的对音和含义等方面进行了考辨，认为摩邻国不是马里。

**【关键词】**摩邻国；马里；考辨

**【作者简介】**许永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450001）。

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是古代中非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但是，杜环到过的“摩邻国”，究竟是非洲的什么地方？学者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的说法有：马林迪说<sup>①</sup>、曼迪说<sup>②</sup>、摩洛哥或马格里布说<sup>③</sup>、阿克苏姆说<sup>④</sup>、麦罗埃说<sup>⑤</sup>等。2001年王颀在《中国

---

① [美]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3—21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概况》编写组：《非洲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③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67页。

④ 沈福伟：《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

⑤ 朱凡：《中非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

史研究》上发表《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一文，提出了一种新说，即马里说<sup>①</sup>。笔者持摩洛哥或马格里布说，并且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考证<sup>②</sup>。这里，不去重复已经论述过的意见。由于“马里”说出现较晚，笔者尚未对此说发表过不同的看法，因此本文只拟专门针对“马里”说提出异议，希望能够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杜佑《通典》所引的《经行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摩邻国，在秧萨罗国<sup>③</sup>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鹞莽。鹞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甚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sup>④</sup>《经行记》中这一段史料，后来被《新唐书》所采用，只是简化了一些文字，内容也略有改动。《新唐书·西域传》中写道：“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鹞莽。鹞莽，波斯枣也。不耻蒸报，于夷狄最甚，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sup>⑤</sup>这两段史料，是我国古籍中记载摩邻国（或磨邻国）仅有的史料，因而也是探讨摩邻国的基本依据。

笔者认为，“马里”说可以作为一家之言。但是，此说除对音相近和个别情况相符之外，若将8世纪时的马里或尼日尔河上中游的实际情况同上述史籍记载对照起来，很多方面都不大符合。因此，笔者对摩邻国即马里一说感到怀疑，认为摩邻国不是马里。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①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许永璋：《摩邻国在哪里？》，载《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③ 《经行记》原书久佚。这一段文字摘自《通典》注引。但《通典》版本较多，记载不一。笔者根据《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寰宇记》，张一纯《经行记笺注》，夏德著、朱杰森译《大秦国全录》诸书，经过校订，认为似以“秧萨罗”为宜。

④ 杜佑：《通典》卷193，边防9，“大秦”条注引。

⑤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

## 一 地理范围

《经行记》和《新唐书》上关于摩邻（磨邻）国的记载，大体上确定了它所在的位置。《经行记》说摩邻国在秧萨罗国西南，《新唐书》说它在拂菻西南。这里应注意两点：其一，按《经行记》有关摩邻国的一段史料，无论是在《通典》、《通志》或《文献通考》中引载时，均置于“大秦”条下。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摩邻国，应在大秦国（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其二，《经行记》作者杜环，于8世纪中期在大食（阿拉伯帝国）生活了11年之久。他在《经行记》中介绍的摩邻国，即他的摩邻国之行，应在阿拉伯帝国统治势力范围之内。然而，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河中上游的马里，既不在古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也不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范围之内。只有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地区，才在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之内。

将摩邻国置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西部，不仅不符合史籍所记载摩邻国的地理位置和范围，而且在距离上也不符合。据《经行记》载，摩邻国在距离秧萨罗国（在不同版本中作勃萨罗国、秋萨罗国）两千里的地方。笔者认为，确定摩邻国与秧萨罗国（或勃萨罗国、秋萨罗国）之间的距离，首要的是看杜环摩邻之行的起点在哪里。《通典》注引的《经行记》，在不同版本中将杜环摩邻之行的起点记为“（勃）萨罗”或“秧萨罗”；《通志》中作“萨罗”，而《文献通考》中则作“秧萨罗”。<sup>①</sup>按《通典》是在“大秦国”条下注引的，“大秦国”在我国古籍中是罗马帝国的通称。据专家考证，“秋萨罗”为Castilla之译音，即西班牙之古名<sup>②</sup>。“勃萨罗”为伊拉克的Basra（巴士拉）<sup>③</sup>。“秧萨罗”为耶路撒冷之译音<sup>④</sup>。这三个地方，都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内。但是，秋萨罗（西班牙）的西南方是大西洋，摩邻国并不是在大西洋上，因此可以将“秋萨罗”

① 《通典》影印北宋本、标点本、浙江书局本；《通志》卷196；《文献通考》卷339。

②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67页。

③ 艾周昌：《杜环非洲之行考辨》，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

④ 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

排除。《新唐书》的记载，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范围。《新唐书》说摩邻国在“拂菻西南”。拂菻，是中国唐代对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的称呼<sup>①</sup>。这一记载，不仅将“秋萨罗”排除，而且也将“萨罗”排除，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不在东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拂菻（东罗马帝国）7世纪以后已退至小亚细亚一带，而小亚细亚的西南方向是地中海，摩邻国并不在海上。可见，《新唐书》所记的拂菻，当指7世纪以前的东罗马帝国，其疆域仍包括西亚的巴勒斯坦地区。这样看来，只有“秋萨罗”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秋萨罗即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秋萨罗（耶路撒冷）是属于拂菻的一部分。因此，《新唐书》所说摩邻国在拂菻西南，与《经行记》所说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在方位上是一致的。

王颀认为《经行记》所说的“秋萨罗国”，“大概是哈利发的官员在马格里布地区站稳脚跟前、曾经在东罗马人的帮助下顺利地进入凯鲁万（Kairouan）城，就任‘埃米尔’达四至五年的库塞拉所统治的领封。”<sup>②</sup>“而该‘国’的南界，也正是绵延数千里的浩瀚沙漠撒哈拉。”<sup>③</sup>这就是说，“秋萨罗国”是以凯鲁万城为首府的一个“国家”。凯鲁万城在今突尼斯境内。王颀为了解释摩邻国在“秋萨罗国”的西南方向，于是就认为“秋萨罗”就是凯鲁万城。但是，为什么“秋萨罗”是这个地方呢？王颀并没有从对音和其他方面进行考释，而只是说：“正因为库塞拉曾与东罗马结盟对付共同的敌人，其治下的‘秋萨罗国’径被视作‘大秦’或‘拂菻’的一部分。”<sup>④</sup>笔者认为，这个解释不仅含混不清，而且似乎也不能成为“秋萨罗”即凯鲁万城的理由。王颀认为摩邻国就是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马里，从方位上来看，是符合《经行记》和《新唐书》中的记载的。但是，拂菻指的是东罗马帝国，而凯鲁万城并非属于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不在拂菻的范围之内。8世纪中期当杜环到达北非时，这里（包括凯鲁万城）已属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范围了。

笔者认为，如果以秋萨罗（耶路撒冷）为杜环摩邻之行的起点，那么它与马里之间的距离何止两千里？即使是从王颀认为的“秋萨罗”即

①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②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5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凯鲁万城出发，到马里也不止两千里，更何况“秋萨罗”并非凯鲁万城。

## 二 自然条件

据《经行记》和《新唐书》记载，摩邻（磨邻）国“少米麦，无草木”“瘴疠特甚”或“地瘴疠，无草木五谷”。这些记载反映出，摩邻国气候炎热干燥，降雨量也很稀少，因此不仅较少出产稻、麦等粮食，甚至连草木都很难生长。在这里，见不到湿润的农田，翠绿的森林和草原，而是一片荒凉的景象。虽然从“马食干鱼，人餐鹑莽”的记载中可以推测出，这个国家濒临大海，或者有河流和湖泊，否则就不可能有大量的鱼干喂马；而且鹑莽（即波斯枣、椰枣）很多，否则这里的人们就不能以椰枣为主要食物。众所周知，椰枣树一般都生长在沙漠中的绿洲地带。综合起来看，摩邻国的生态环境是比较恶劣的。

但是，8世纪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荒凉。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介绍说：“尼日尔河上游蜿蜒在多雨的山区，汇集了众多支流，水量非常丰富。河的中游一段，除了发源于科特迪瓦高地的巴尼河外，支流较少。”<sup>①</sup>由于“中游气候干燥，又经过干旱的沙漠地区，河水在此蒸发很快。此外，这里的湖泊沼泽吮吸并滞蓄了大量河水，因此河水在中游逐渐减少。”<sup>②</sup>葛公尚、曹枫编译的《西非民族概况》中说：“七世纪出现的马里，其基本居民为马林克人。”<sup>③</sup>1978年出版的《法国大百科全书》载：“马林克人（有的书中译为马林凯人——引者）主要居住在马里的高原地区以及尼日尔平原的部分地带，在高原地区山峦起伏峭壁千仞，巴奉河、巴科伊河、巴丹科河弯弯曲曲地从那里流过。尼日尔河上游各地也是他们的重要居住地，在那里盛产稻米。水稻是人们的重要收入之一。稻田的耕作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即便是被水淹没的洼地，也仍然可以种植水稻。这些地区的降雨分布广泛，雨

① 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同上。

③ 葛公尚、曹枫编译：《西非民族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1984年版，第116页。

水充足，不存在干旱问题，所以其他的谷物如高粱、小米等农作物的产量也都比较高。”<sup>①</sup> 奥尔洛娃著，莹石译的《非洲各族人民（文化、经济和生活概况）》载：“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流域和邻近的潮湿地区，在天然的沼泽土地上居民（曼丁哥、桑海、豪萨等族）种的是沼泽稻；在较干的土地上播种沼泽稻时采用人工灌溉；而在那些雨水充足的地区则种山稻。……尼日尔河中央河湾草原上，主要种的是黍和高粱，再往南是玉蜀黍、薯芋和木薯……在某些地区居民还从事果树园艺（譬如在曼丁哥人地区，班巴尔人就是这样）。”<sup>②</sup> 张同铸主编的《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中写道：“尼日尔河是西非最大河流，在热带草原上蜿蜒弯曲，穿经许多国家。在干旱少雨的热带草原带，这么一条流量颇丰的大河（上游平均流量在马里的库利科罗站为1 550 立方米/秒）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水资源宝库。尼日尔河水资源的开发潜力很大，可以灌溉沿岸平原几百万公顷的土地。特别是在马里境内的尼日尔河曲地段形成了世界文明的内陆三角洲，这一河段从桑桑丁至廷巴克图长631公里，水流平稳，河网交错，湖泊星罗棋布。”<sup>③</sup>

从上述介绍的情况可见，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同摩邻国的荒凉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自然条件迥然不同，怎么能说它们是同一个地方呢？如果说上面介绍的是当前或近期的情况，而不是8世纪时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情况，那也不能成为摩邻国即马里的理由。因为尼日尔河流域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在1 000多年前，它的面积还远远没有扩展到现在这样大。撒哈拉沙漠在历史上逐渐向南推进，是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因此，1 000多年前（或者说唐代杜环摩邻之行的时候）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其生态环境只会比现在更好，而不是相反。先后兴起于这个地区的加纳王国、马里王国和桑海帝国，国势都非常强盛，这正是当时这一地区农业发达因而经济繁荣的反映。总之，8世纪中期杜环到达并亲眼目睹的摩邻国，绝不是起先属于曼丁哥族的索宁克人建立的国家——加纳

① 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苏联] 奥尔洛娃：《非洲各族人民（文化、经济和生活概况）》，莹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7—58页。

③ 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231页。

王国以及后来的马里王国——马林克（马林凯）人建立的王国。

### 三 居民生活状况

从“少米麦”“人餐鹑莽”等记载来看，摩邻国居民是以椰枣为主要食品的。而椰枣树大量生长的地区，却是在非洲北部，主要是在埃及以西马格里布地区的绿洲之中<sup>①</sup>，而不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流域。上面说到，尼日尔河的上中游地区，盛产稻米、小麦、玉米、高粱等粮食，当地居民是以这些粮食为主食，并非以椰枣为主食。对于西苏丹地区（包括尼日尔河中上游）居民的饮食状况，奥尔洛娃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个地区（指西苏丹地区——引者）各族人民的食物，像整个非洲一样，主要是植物性的（素食）。人们用面粉（小米面、玉米面和大米面）和木薯做饭和布丁，而且通常是就蔬菜、香蕉、花生、甘薯加植物油（北方是卡里特油和花生油，南方是棕榈油）做的菜卤调辣椒面一起吃的。”<sup>②</sup>这段描述，大体上可以反映出马里居民的饮食结构。在这个饮食结构中，完全没有椰枣，更不用说以椰枣为主要食品了。

摩邻国存在着亲属通婚的情况，即《经行记》中记载的所谓“寻寻蒸报”，《新唐书》中所记载的“不耻蒸报”。“寻寻”指祆教，而祆教是主张并实行亲属通婚的。<sup>③</sup>唐代与杜环生活基本同时的僧人慧超和其所著《往五天竺国传》中写道：“大寔（即大食——引者）已（以）东……总事火祆，不误佛法……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姐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sup>④</sup>这里说的就是火祆教徒的婚姻情况，即“寻寻蒸报”。然而，尼日尔河中上游的马里，是否存在着这种生活习俗呢？回答是否定的。

① [埃及] 萨阿德·扎格卢勒：《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第一卷上册，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63页。

② [苏联] 奥尔洛娃：《非洲各族人民（文化、经济和生活概况）》，莹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7—58页。

③ 伯希和、沙畹：《摩民教流行中国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1页。

④ 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页。

据《法国大百科全书》介绍：“马林克人的家庭属于父系血统，家族的传代、继承关系是通过男人的血统进行的。马林克人的婚姻属于族内婚，是一夫多妻制。通常总是把女人嫁到男人家中。男家要以货币或牛作为结婚彩礼赠送给女家。结婚彩礼是补偿女家出嫁女儿的损失，一般需要一次付齐，才能结婚。”<sup>①</sup> 奥尔洛娃在《非洲各族人民》一书中写道：“在家长制的一夫多妻的大家庭里一切事务都由家长掌管。他安排兄弟、侄儿和儿子们的工作，安排青年人娶妻和姑娘出嫁，支配家庭钱财，出卖牲畜以便交纳税捐和购买必要的物品（衣服、鞋、装饰品）。”<sup>②</sup> 所谓“族内婚”，是指婚姻只在本部族内部进行，并非亲属婚姻。从马林克人的婚姻关系来看，完全不同于摩邻国存在的“不耻蒸报”的情况。

《经行记》载，摩邻国有来自大秦（罗马帝国或后来的东罗马帝国）的医生，或者是掌握了大秦医术的医生，他们“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里，姑且不去探究如此高明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是否属实，只拟探讨一下8世纪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是否存在大秦医生或医术。众所周知，早先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帝国，其势力范围只是到达了非洲北部，而没有到达撒哈拉沙漠以南。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并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大秦医生或医术呢？仅此一条，就足以证明摩邻国不是尼日尔河中上游一带的马里了。

#### 四 民族、宗教和习俗

《经行记》记载的摩邻国，“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所谓“胡则一种”，是说在摩邻国生活的居民，都属于同一个民族或部族。结合同书中的“其人黑，其俗犷”的记载，可知这个民族（或部族）肤色较黑，民族性格中具有较为粗犷的特征。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黑人，多属于尼格罗人种，是符合“其人黑，其俗犷”这个记载的。但是，对于非洲来说，

<sup>①</sup> 葛公尚、曹枫编译：《西非民族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1984年版，第116页。

<sup>②</sup> [苏联] 奥尔洛娃：《非洲各族人民（文化、经济和生活概况）》，莹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7—58页。



符合“其人黑，其俗犷”这种条件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仅仅根据这一点并不能够证明摩邻国必然就是马里。关键在于“胡则一种”，即摩邻国只有同一个民族（或部族）的居民。那么，8世纪时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是否只生活着同一个民族（或部族）呢？绝对不是。在这个地区，除了建立马里王国的马林克人外，还有索宁克人、班巴拉人、迪乌拉人、萨努人等。当然，马林克人、索宁克人、班巴拉人等属于曼德语支族，可以统称为曼德人（或曼迪人、曼丁哥人）。可是，除了曼德人之外，这个地区内还有不属于曼德语支族的其他民族（或部族），如塞努福人、桑海人、图阿雷格人等。<sup>①</sup>王颀也承认，当地有属于“尼格罗”的“黑色人种”（如曼丁哥人、索宁克人、桑海人等）和属于“欧罗巴”的“白色人种”（如富尔贝人、弗拉尼人、图阿雷格人等）。既然如此，这也就无法解释摩邻国“胡则一种”的问题了。总之，自古以来，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就生活着众多的民族（或部族），直到今天，马里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个有着不同语言的多样民族（或部族）居住的地方，显然不是“胡则一种”的摩邻国。

《经行记》在介绍摩邻国“法有数般”时，列举了三种“法”。即大食法、大秦法和寻寻法。陈垣先生说：“所谓法即教也。大食法，回教也。大秦法，景教也。”<sup>②</sup>冯承钧先生说：“寻寻即大食人火袄教徒之称。”<sup>③</sup>笔者完全同意这种解释。这就是说，《经行记》记载在摩邻国内，存在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和袄教（亦称火袄教、拜火教）。这三种宗教信仰以及在这三种宗教影响之下的居民习俗，在8世纪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是否存在呢？让我们来一一进行对照分析。

先说寻寻法。如前所述，“寻寻”即袄教，他们主张并实行亲属通婚；而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马里境内，并没有这种婚姻习俗。也就是说，这个地区并不存在袄教及其影响。袄教产生于古代的波斯（今伊朗），亦称火袄教、火教、拜火教或波斯教。相传其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因此也名叫琐罗亚斯德教。袄教最初流行于波斯和中亚细亚一带，后来又传入西亚和北非的一些地方。在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和伊斯兰教传播以

① 李毅夫等编著：《世界各国民族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260页。

② 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页。

③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19页。

前，北非地区许多柏柏尔人曾信奉祆教。例如：“关于祆教，《文苑良友》的作者提到，在非斯地区的一些部族里，没有火房。”<sup>①</sup> 尽管如此，但是祆教并没有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既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马里根本就没有祆教（寻寻法）存在，怎么能说它就是有“寻寻法”的摩邻国呢？

王颀并不认为“寻寻法”是祆教，他对“寻寻”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寻寻’与‘桑海’一词的衍生词‘Songhai Tye’即‘桑海人’音近。”王颀认为，“寻寻”是指桑海人，“寻寻法”是指桑海人的习俗。<sup>②</sup> 笔者认为，“法”固然可以解释为习俗，但是如果说“寻寻法”，就是桑海人的习俗，则似欠缺充足的理由。因为说“寻寻”与“桑海人”音近，毕竟有点牵强；何况，这种解释也不符合《经行记》和《新唐书》中关于摩邻国记载的原意。《经行记》明明写道：“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新唐书》中也说：“不耻蒸报，于夷狄最甚，号曰‘寻’。”摩邻国内存在的这种乱伦的婚姻关系，在桑海人那里是并不存在的。<sup>③</sup> 怎么能说这种婚姻关系（“寻寻蒸报”、“不耻蒸报”）是桑海人的习俗呢？既然桑海人没有这种习俗，那就只能证明，摩邻国并不是桑海人的国家。

其次来说说大秦法。所谓大秦法，指的是产生于古代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曾传入它统治下的北非地区。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以后，伊斯兰教迅速取得统治地位，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范围逐渐减退，并且几乎消失了。<sup>④</sup> 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古代不属于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也未能到达这里。有的书中介绍说，基督教是在19世纪才传入西非地区的。<sup>⑤</sup> 可见，8世纪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马里，根本就没有基督教，也就是说没有“大秦法”。既然如此，怎么能够将它与“有大秦法”的摩邻国混为一谈

① [埃及] 萨阿德·扎格卢勒：《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第一卷上册，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63页。

②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埃及] 埃德蒙·德里维埃：《尼日尔史》，上海师范大学《尼日尔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55页。

④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⑤ 葛公尚、曹枫编译：《西非民族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1984年印行，第116页。

呢？王颀认为，“大秦法”并非基督教，而是指罗马文化。文中说：“所称‘大秦法’，指曾在罗马帝国治下的‘柏柏尔人’旧俗。”<sup>①</sup> 笔者认为，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不仅不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它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北非地区之间，还隔着浩瀚的撒哈拉沙漠。尽管古代有繁荣的商道曾经一度将它们联系起来，但是很难找到罗马文化在这里有什么影响。如果说北非的柏柏尔人曾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因而柏柏尔人的旧俗也就代表了罗马文化，这实在是太勉强了。更何况，柏柏尔人是生活在非洲北部的土著民族；虽然有少数柏柏尔人（例如属于柏柏尔人支系的图阿雷格人）分布于沿尼日尔河的萨赫勒地区以及东北部阿德拉尔—伊福拉斯高原，但他们却不是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主体居民。怎么能够以他们的旧俗作为罗马文化在这个地区的证明呢？

最后再来看看大食法即伊斯兰教。大食法（伊斯兰教）在《经行记》和《新唐书》的记载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可以说，《经行记》和《新唐书》中关于摩邻国居民宗教信仰和影响的记载，其内容也都是大食法即伊斯兰教所特有的：（一）“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根据伊斯兰教的法规，在判罪的时候，只将罪责加在罪犯一人身上，绝不株连其亲友。<sup>②</sup>（二）“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这完全符合伊斯兰教徒的饮食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只崇拜“安拉”（即“主”或“真主”），认为它是最永存的天神。<sup>③</sup>（三）“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记载大致符合伊斯兰教徒举行集体礼拜的情况：伊斯兰教规定每七日举行一次集会，集会定在星期五，称为“主麻”即“聚礼日”。这里所介绍的摩邻国居民的宗教信仰、法规和风俗习惯，都属于伊斯兰教，这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属于伊斯兰教的这些宗教信仰、法规和风俗习惯，在8世纪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特别是在马里，是否存在呢？或者用王颀的话来说（他认为“大食法”是伊斯兰文化），这个地区是否存在伊斯兰文化的内容和影响呢？其实，伊斯兰文化与伊斯兰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

①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58页。

②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第131页，转引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页。

③ 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页。

这里就不去严格地将它们区分开来了。

马塞尔·佩鲁东在《马格里布通史》中写道：阿拉伯人“于640年开始侵入马格里布，710年到达丹古尔。”<sup>①</sup>这就是说，阿拉伯人完全征服北非地区，是在8世纪初。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来到北非传播。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伊斯兰教是什么时候进入的呢？王颀引用了德国学者威廉·菲舍尔所著《上沃尔特》一书中的一段话：“尽管伊斯兰教起源于国外，但它寻找进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途径，要早至8世纪。”<sup>②</sup>查这段话在该书中译本是这样说的：“尽管它起源于国外，但它寻找进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途径比基督教还早（八世纪）。”<sup>③</sup>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是说伊斯兰教传入撒哈拉以南的时间，比基督教要早。

这里说到的8世纪，至多只能表明从那时起伊斯兰教已开始通过撒哈拉商道向南传播了。从开始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接受伊斯兰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古鲁认为：“马里王国的曼丁哥人大约是在公元1000年仿效桑海人和博尔努人宗奉伊斯兰教的。”<sup>④</sup>我国研究非洲史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传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8—11世纪70年代为第一阶段，11世纪70年代—16世纪为第二阶段。”<sup>⑤</sup>虽然从8世纪起伊斯兰教已开始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但是加纳王国的统治者长期拒绝改宗伊斯兰教。马里的国王巴拉门达纳皈依伊斯兰教，约在1050年，<sup>⑥</sup>即11世纪中期。“即使到15—16世纪，伊斯兰教在全桑海帝国内仍然不占统治地位。居住在帝国东部的普通桑海人以及生活在帝国其余部分的乡村地区的各族人民，仍然固守着他们祖先的信仰。”<sup>⑦</sup>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经历了多么漫长的过程。

① [法] 马塞尔·佩鲁东：《马格里布通史》，上海师范大学《马格里布通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5页。

②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德] 威廉·菲舍尔：《上沃尔特》，《上沃尔特》翻译小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5页。

④ [法] 皮埃尔·古鲁：《非洲》上册，蔡宗夏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7页。

⑤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⑥ 陆庭思、艾周昌编著：《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⑦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加纳、马里、桑海，是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曾经存在并先后称雄的三个王国。从历史事实来看，在8世纪的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却根本找不到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和表现。根据杜环《经行记》中的记载，8世纪时，伊斯兰教在摩邻国已占统治地位，而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伊斯兰教盛行于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从时间上来说要晚于唐代杜环的摩邻国之行，怎么能说摩邻国就是这个地区的马里呢？

## 五 国名的对音和含义

王颀说：“‘磨邻’或‘摩邻’，应该是‘马里’一词的译音。”<sup>①</sup> 马里（Mali）和摩邻（Molin）的读音相近，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与“摩邻”读音相近的非洲地名，如本文开头所列举的，还有很多，并非仅仅只有马里。因此，对音只能作为地名（或国名）考证的一个依据。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只有同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居民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看看实际情况与史籍记载的诸多内容是否符合，才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马里”一词从何而来？王颀说，马里“不一定实指当时存在的‘马勒尔’”。“‘马里’一词，其原来意思仿佛与当地统治者的称号有关。”<sup>②</sup> 王颀接着又引用了费奇著《西非简史》中的一段话：“它（马里——笔者）的含义不过是主子或国王居住的地方，因此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并引申为由那里统治的地方。阿拉伯的资料和当地的传说中都有证据可以说明：这一带所有曼迪人的王国都能称之为马里。”<sup>③</sup> “马

①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58页。

② 同上。

③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按：王颀所用这一段文字，个别地方有差漏。该书是这样说的：“它（马里）的含义不过是‘主子或者国王（曼萨）居住的地方’；因此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并引申为由那里统治的地方。阿拉伯的资料（已如上述）和当地的传说中都有证据可以说明，松迪亚塔和他的继承者创立的那个伟大国家决不是尼日尔河流域上游的第一个曼迪人的王国，这一带所有曼迪人的王国都能称之为‘马里’（或者‘马勒尔’等等）。”见[英]费奇：《西非简史》，于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里”一词的含义，的确是“国王所居之地”。<sup>①</sup> 由于它是曼迪人（曼德人）对国王居住地方的一种称呼，因此只要有国王居住的地方及其所辖地，曼迪人都可称之为马里。但是，王颀说：“无论是当时已在‘索宁凯人’治下的‘加纳’，还是仍在‘桑海人’掌握中的‘桑海’，在该地区的主要居民‘曼迪人’都把他们泛称作‘马里’。”<sup>②</sup> 这就是说，“加纳”或者“桑海”，都能被称为“马里”。在这两个国家（加纳、桑海）中，王颀认为：“尤以‘桑海’为贴切，因为它占据着水产最为丰富的内陆三角洲。”<sup>③</sup> “正是这样，‘桑海’成了‘马里’、‘摩邻’。”<sup>④</sup> 综合王颀的意思，认为“马里”是桑海王国境内居住的曼迪人对这个国家的称呼。然而，桑海王国境内是否居住着曼迪人呢？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桑海，是7世纪时在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建立的一个小国，它的都城在库吉亚，后迁至登迪。<sup>⑤</sup> 890年，占领加奥，故也称加奥帝国。13世纪后半叶曾被马里帝国所征服，15世纪时强大起来，16世纪时势力达于极盛。有关著作写道：“在最初的200年里，王国疆域狭小，仅限于以库基亚为中心的一片地方。”<sup>⑥</sup> 从桑海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在杜环到达摩邻国之时的8世纪中期，桑海王国的版图很小，势力也不强大。它境内除了本族居民索尔科人外，并没有统治其他族人。这时，早期桑海王国境内怎么会居住着曼迪（曼德、曼丁哥）人呢？只有加纳王国的主体民族索宁凯（索宁克）人和马里王国的主体民族马林克（马林凯）人，才属于曼迪语族系，而桑海王国的主体民族索尔科人却不属于曼迪语族系。杨人楩先生说：“桑海人的语言在西非语言中是独特的，与其他语言没有联系，所以格林伯格把它单独列为一个语系。”<sup>⑦</sup> 既然早期桑海王国境内并没有曼迪人居住，而桑海人的语言与曼迪人的语言又没有什么联系，那么，8世纪中期的桑海居民怎么会称自己的国家为“马里”呢？因此，说“马

①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② 王颀：《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5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葛信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⑥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⑦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里”是桑海居民对自己国家的称呼，这种解释是讲不通的。

至于“马里”这一名词的含义，王颀的解释也与其引用材料上的解释不符。王颀说：“‘马里’一词，其原来意思仿佛与当地统治者的称号有关。”而引用的《西非简史》中明明是说，马里的“含义不过是主子或者国王居住的地方”<sup>①</sup>。本来是“国王居住的地方”，王颀却说成是“当地统治者的称号”，这岂不是相互矛盾吗？不仅如此，王颀的解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在古代尼日尔河上中游地区，即曾经存在并先后称雄的加纳、马里、桑海三个王国（或帝国），都没有将“马里”一词作为国王称号的情况。除了“加纳”起初是国王的称号（意思是“战时统帅”或“军事首领”）<sup>②</sup>、后来又成为国名之外，“马里”、“桑海”只是国名，并不是国王的称号。

既然古代尼日尔河上中游地区，无论是加纳、马里、桑海，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国王）的称号叫做“马里”，那么，“马里”一词的含义，只能是“国王所居之地”。这个“国王所居之地”，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因此“马里”也就成了首都的城名，并进而成为这个王国的国名。简言之，“马里”是王国的名称，而不是国王的称号。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马里王国的早期国家“马勒尔”，其国王的头衔是“厄尔—穆斯林马尼”；后来松迪亚塔统一马里帝国，则称为“曼萨”（马林凯人语）或“马干”（索宁凯人语），意即皇帝或王中之王。<sup>③</sup>由于马里王国一再迁都，所以有好几个马里城。<sup>④</sup>虽然这几个马里城的具体位置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马里”作为首都和王国的名称，正式出现于西非历史上，是在松迪亚塔统治时期。1240年，松迪亚塔建都尼阿尼，从此尼阿尼被称为“马里”（“国王居所之地”）。松迪亚塔创建的这个国家，便被称为“马里帝国”。然而，这时已是13世纪中期，离杜环到达摩邻国的8世纪中期，已经过去五个世纪了。

（责任编辑：王严）

① [英] 费奇著：《西非简史》，于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② 杨人榷：《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③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④ 杨人榷：《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 **Molin is Mali? —Textual Research of Molin Which Recorded in Du Huan's Xing Jing Ji**

Xu Yongzhang

**Abstract:** Where is Molin which recorded in Du Huan's Xing Jing Ji? Scholars have not get drawn unanimous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s textual research Molin from a few aspects below: geographic range, natural conditions, residents living conditions, nationality, religion and custom, pronunciation and implic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Molin is not Mali.

**Key words:** Molin, Mali, Textual research